

民

国

电影皇后

朱剑著



人

物

胡蝶

兰州大学出版社

大

系

电影皇后——

胡蝶

朱 剑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DP86/26

电影皇后

胡蝶

朱剑 著

于泽俊 策划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216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七二二七工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75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45 千字

印数:1—15000 册

ISBN7-311-00958-8/K·109 定价:13.50 元

目 录

一、多彩的童年	(1)
生逢乱世	(1)
掌上明珠	(4)
二、涉足影坛	(10)
电影的魅力	(10)
明星的摇篮	(13)
步入银色海洋	(19)
初恋情怀	(23)
三、崭露头角	(28)
小荷才露尖尖角	(28)
月宫有约	(33)
希望之路	(37)
喜遇良师	(43)
四、渐入佳境	(50)
初识阮玲玉	(50)
武侠片热潮涌动	(56)
红姑英姿	(61)
“明星”的台柱	(67)
先声夺人	(73)
五、风雨袭来	(80)
情变涉讼	(80)
针锋相对	(85)
唇枪舌剑	(90)
重获自由	(96)
再沐爱河	(103)

六、毁誉并至	(109)
北行路上	(109)
北平秋日	(114)
跳舞风波	(121)
啼笑皆非	(126)
荣膺“影后”	(132)
七、臻于鼎盛(上)	(139)
左翼电影潮	(139)
《狂流》	(144)
《脂粉市场》	(149)
《春水情波》,与《满江红》	(154)
八、臻于鼎盛(下)	(162)
《盐潮》	(162)
《姊妹花》	(168)
《女儿经》与《美人心》	(175)
《再生花》与《空谷兰》	(181)
九、西行漫记	(188)
走出国门	(188)
莫斯科之旅	(193)
柏林、巴黎之行	(199)
从伦敦到罗马	(205)
载誉归来	(211)
十、结婚前后	(217)
痛失良师	(217)
《夜来香》与《劫后桃花》	(221)
走向婚姻	(228)
盛大的婚礼	(234)
《女权》与《永远的微笑》	(240)

十一、艰难时世.....	(247)
避居香港.....	(247)
虎口脱险.....	(253)
辗转粤桂.....	(258)
陪都轶事.....	(263)
十二、战后年代.....	(270)
再赴香港.....	(270)
哀乐中年.....	(275)
重铸辉煌.....	(280)
十三、宁静的晚年.....	(286)
夕阳黄昏.....	(286)
魂牵梦萦.....	(290)
后记.....	(304)

一、多彩的童年

生逢乱世

1908年初的一个微风吹拂的日子，在上海提篮桥怡和码头附近的一幢普通的民房里，随着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一个小生灵降生人世。

母亲将孩子轻轻抱入怀中，低头凝视，孩子在母亲的怀里哭得一塌糊涂。母亲心头闪过一丝遗憾：是个女孩。这是她和丈夫的第一个孩子，她多么希望是个男孩。但不快的情绪很快就被初为人母的喜悦所取代，要生男孩，以后机会还多得很呢！只是到了若干年后，她才知道，这是她唯一的亲生孩子了。

初为人父的胡少贡与妻子也是一般想法，第一个孩子的平安降生使他感到欣慰。夫妻俩合计着，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宝娟。

胡少贡原籍广东鹤山，祖上并无特别显赫的人物。到胡少贡这一辈，他的姐姐嫁给了日后出任北洋政府总理的唐绍仪的弟弟，他们住在上海时，把胡少贡一家也接来了上海，所以，宝娟就在上海出生了。

就在宝娟出生的这一年，大清王朝的光绪皇帝和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仅相隔一天，分别于11月13日和14日驾崩了，新即位的宣统皇帝只是个3岁的小孩子。一时间，朝野议论纷纷。消息传到上海，街头巷尾更是很少顾忌地绘声绘色谈论，有人推论：这些年来，列强环伺于外，革命党蜂起于内，清廷腐败无能，这大清王朝恐怕气数已尽。胡少贡每每听到这些言论，不由暗暗赞同，他为人谨慎，在街头并不参与这些“大逆不道”的议论，回家却

不免跟妻子说起。妻子听后，暗自心想，这以后革命党人坐了江山，大概不会再有皇帝、皇太后了，不由轻轻一声叹息，低下头来，看着怀中的宝娟。宝娟正睁大着一双乌黑的眼睛，与她对视着，这一瞬间的景象，深深地印入了她的脑海中，女儿的生和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的死竟被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此后，只要一谈及女儿的出生，她必定会说：“这个丫头就是老佛爷和皇上驾崩那年生的。”

果然，3年后的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清帝被迫逊位。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到此结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胡少贡夫妻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的宝娟在20多年后，却“受封”为一位“皇后”——由千千万万影迷“册封”的电影皇后，这宝娟也就是日后红遍中国影坛的影星胡蝶。胡蝶这个名字当然是后来才改的（为了行文方便，以下再提及胡蝶之处，一般就直接称为胡蝶，尽管这个名字到1924年方才启用）。

说到电影，其实它的“年岁”比胡蝶也大不了多少。世界公认的电影诞生的日子是1895年12月28日，因为这一天，法国的路易·卢米埃尔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的印度沙龙内，正式放映了《墙》、《婴孩喝汤》、《水浇园丁》等几部影片。仅7个半月后，电影即传入中国，1896年8月11日，在上海徐园内“又一村”，电影首次在中国上映。中国人称之为“西洋戏影”，中国自古就有同样是靠光和影来表演的皮影戏，似乎在皮影戏和西洋影戏之间有着某种亲缘关系。对此西洋人也不完全否认，据说在法国的一家电影资料馆内，的确陈列了一套中国皮影戏的表演器具。当然，皮影戏和西洋影戏在表演效果方面有着极大的差距。西洋影戏是如此的逼真，以致于最初在影院放映时，银幕上出现火车迎面开来的镜头时，观众会不由自主地尖叫着起身躲避，而银幕上下起倾盆大雨时，观众又会情不自禁地撑开雨伞遮挡。西洋

影戏以其特有的魅力一开始就抓住了中国观众。

普通老百姓如此，王公贵族也不例外，连紫禁城内也放起了电影。1904年（光绪三十年），适逢慈禧太后70寿辰，各地官员甚至在华的外国人都纷纷向慈禧进献礼品，英国驻华公使为表祝寿之意，特地进献了电影放映机和数套影片，在当时可谓是十分时髦而又颇具神秘色彩的礼品。可惜，技术尚处初始阶段，易燃易爆。在宫内放映时，仅映三本，摩电机轰然爆炸起火，正看得津津有味的王爷公主们，吓得四散逃开。慈禧很是不悦，暗想在其寿诞之日竟发出如此不祥之音，定不是好兆头，于是降下旨意，自此之后，禁止在宫中放映电影。

电影虽在紫禁城遭禁，但在千里以外的上海，却扎下了根。就在胡蝶出生的1908年，意大利侨民劳罗在上海拍摄了《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又北上北京，拍摄了《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另有一位叫雷玛斯的西班牙商人则于这一年在上海虹口海宁路乍甫路口，修建了上海第一座正式电影院——虹口大戏院，这是个可容纳250名观众的用铅铁皮修建起来的建筑物。在此后的数年内，电影业不断发展，在一些人口稠密、交通便利的地方，雷玛斯和其他一些外国电影商先后修建了多家电影院，像位于北四川路海宁路口的爱普庐和静安寺路卡德路口的夏令配克影戏园，堪称富丽堂皇。然而，在这些影院中上映的却是清一色的外国影片。在上海，尚无中国人自己的制片机构。我们已无法考证，胡蝶的父母是否曾带幼小的女儿去这些影院中看过银幕上的“西洋景”，不过，至少可以肯定，生活于上海的胡蝶父母决不会对电影一无所知，我们还可以肯定的就是他们绝没有想到他们的宝娟将会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

胡蝶虽然生逢本世纪初中国最动荡不宁的时代，但她有父母给她提供的一个祥和的家。小宝娟在父母的爱抚下，蹒跚学步，牙牙学语，十分可爱。为了使全家能过上比较优裕的生活，胡少贡

得到姐夫的提携在京奉铁路上当了总稽查，有了较丰厚的薪金收入，但上海就住不成了，于是举家北迁。胡少贡成年累月奔波在京奉线上，全家人跟随着他，搬家也就成了家常便饭，生活并不很安定。胡蝶很快习惯并喜爱上了这种生活，胡蝶晚年忆及童年时代时对这段时光别有深情：

这种生活，虽不固定，却也极有乐趣。

.....

人们常说老年人容易忘记眼前的事，却会清晰地记起年轻时的往事，确是如此，我如今还清楚地记得火车一靠站，挎着筐子的小贩就叫开了：“二毛一支，又香又嫩的烧鸡！”鸡蛋呢，一块大洋就可以买一大箩.....^[1]

胡蝶就在这颠沛不定又充满新鲜感的生活中一天天长大。

掌上明珠

作为独生女的胡蝶在爸爸妈妈的爱抚下度过了堪称幸福的童年。爸爸妈妈视她为掌上明珠，而胡蝶对父母满怀深情。她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来形容父亲以及父亲对她的影响的：

我父亲为人宽厚，性格开朗，爱开玩笑，很有幽默感。我觉得自己性格里有很多酷似他的地方，也幸亏是这种开朗的性格帮助我度过了人生的坎坷。我母亲只生我一个。父亲对我异常宠爱。

胡蝶小时候，身体并不强壮，经常生病，而且总也不肯好好吃饭，食欲不好，人也就显得更加瘦弱。父亲为此很是担心，于是变着法地逗女儿开心，哄女儿吃饭。他发现，女儿很爱听故事，就从餐具开始，买一些绘有古代人物典故的碗盘，每到女儿吃饭时，父亲就坐在一旁，指着碗上或盘子上的图画，讲述起一个个很是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虽不外乎才子佳人、父慈子孝、兄弟友爱之类，但经颇有口才的父亲绘声绘色地一讲，就显得活灵活现，引人入胜，女儿听来，格外入耳，不知不觉中，碗中的饭、盘中的菜就入了女儿的肚子。父亲在讲述这些故事时，还加以演绎，讲了很多中国古人做人的道理，使女儿的心中渐渐增加了许多是非善恶的界限。父亲发现这一招还真灵，就更多地跑瓷器店，以致于购买和收藏瓷器成了他的一个业余爱好，而作为女儿的胡蝶，也渐渐地对这些美丽的瓷器产生了颇强的占有欲。

胡蝶的母亲对女儿同样钟爱，胡蝶忆及母亲时说：

母亲出生在大家庭，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却很懂得处世为人，她慈爱但严格，从不因为我是独女而对我有所骄纵。我自己在以后一生中，在待人接物方面受了她很大的影响。

与父亲寓教于讲故事说典故潜移默化的教育不同，母亲的教导往往更直截了当，没有睿智的思想，没有深奥的哲理，常常是普普通通一句话，如“你要别人待你好，首先你要待人好”之类，细细咀嚼，倒也含有真正的人生道理。胡蝶曾说，母亲的这些“含有哲理、朴实无华的话使我一生受用”。

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的胡蝶是幸运的，父慈母爱而又不过于迁就和溺爱，经济富足而又不奢侈铺张，尽管童年的胡蝶身体并不十分强壮，但心理却很健康，为她日后的影星生涯准备了良好的心理条件，这一点，对从事银海生涯的人特别是女子来说，十分

重要。在与胡蝶同时代的女影星中，具备如此家庭环境的人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少之又少。

此外，童年经常流动的生活对日后的影星生涯也有很多帮助，经常的搬迁加强了胡蝶不断适应新环境的能力，而她的阅历也就要比同龄的小朋友多得多。胡蝶曾说：“幼年的我常常是摹仿当地人的口音，留神听他们说话，也许是童年生活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使我对语音很为敏感，这种敏感也就带来了我以后职业上的便利。”不仅语言，对新的环境的观察了解也是溶入新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胡蝶自小也就养成了对新到一地的风土人情的把握的能力，这对她日后在银幕上塑造各种角色也极有帮助。而不得不时常变换朋友，也造就了她善于与人交往的本领。

然而，这种生活也在童年胡蝶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许多遗憾，感受最深的就是与友人的离别。在几乎每对夫妇都是儿女绕膝的当时，尽管有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由于没有兄弟姐妹，胡蝶在家中仍感到孤单寂寞，因而更看重和邻居小伙伴的友谊。但父亲的工作决定了必须经常搬家，搬一次家，就得换一拨伙伴，往往刚和新伙伴玩熟了，就又该分手告别了，那种依依不舍的心情，胡蝶从小就体会了很多。

胡蝶8岁那年，因父亲的缘故，全家搬到了天津，并在天津住了将近一年，这是胡蝶童年时代比较安定的一年。也就在这一年，父亲把胡蝶的堂妹胡珊、堂弟胡业培也接来家中，胡蝶一下多了一对年龄相仿的弟妹，就甭提多高兴了。胡蝶和胡珊都到了上学的年龄，因此，父亲把她俩送入天主教的圣功学堂念书。胡蝶的学名叫做胡瑞华，这是她从影前一直用的名字，即使在从影后，她的旧时亲友仍以“瑞华”呼之，“胡蝶”只是个艺名。

教会学校的生活是刻板而乏味的，从言行举止到衣着打扮都有一定之规，但毕竟属于新式学堂，较之先生坐堂的私塾，所学到的知识要宽泛得多。胡蝶和大多小学生一样，坐进教室就盼着

放学的那一刻，一旦放学钟声敲响，她和胡珊“就像两只飞出鸟笼的鸟儿，踢毽子、跳绳，玩够了，一个铜板买一个肉包子或是买一大堆糖炒栗子，再花一个铜板就可叫辆黄包车回家。”女孩读书在当时并不很多，而胡蝶自此一直到步入电影界读书不辍，这对她无疑是一件幸事，在学校学到的各种知识使她日后能容易地理解电影编导所给出的各种角色的内涵。而与她同时代的女影星中，很多人只是勉强认几个字，甚至文盲影星也大有人在。胡蝶所受的良好教育也是她日后成功的重要条件。

胡蝶的母亲自打生下胡蝶后，就没有再怀上孩子，眼看着胡蝶一天天长大，再生一个儿子的希望也就越来越渺茫。母亲是个守旧的人，旧的礼教对她影响很大，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能为胡家添个男丁，总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为人妻的责任。在天津住下后，母亲就开始张罗着要为父亲纳妾。父亲对没有男性子嗣倒也不看得十分重，并未主动提出过纳妾一事，在母亲的再三坚持下，也就顺水推舟地同意了，于是，庶母进门。庶母是个旗人，本本份份，妻妾相处，颇为融洽。庶母过门后，一连为父亲生下四子一女，三口之家变成了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胡蝶与庶母和弟妹都相处得很好。庶母的母亲对嫡出的胡蝶也很喜爱，胡蝶喊她姥姥。胡蝶从影后，多数日子都是姥姥跟着她，照顾她的生活起居，胡蝶还从她那儿学来了一口京白。

1917年，胡蝶9岁了。这一年，胡蝶的父亲辞去了京奉铁路总稽查的职务，举家迁回了广东，在广州安家。胡蝶虽说是广东人，但以广东为家，这在她还是出生以后头一遭。广东的生活对于她这个生在上海长在北方的广东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语言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对一个9岁的孩子来说，构不成什么障碍，况且胡蝶自小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就强。胡蝶进了广州的培道学校继续其学生生涯，很快就能讲一口纯熟的粤语，想不到，若干年后在香港拍粤语片时还真派上了用场。

几乎与胡蝶的成长同步，中国电影此时也处在它的童年阶段，所不同的是，胡蝶的成长一直比较顺利，而中国电影的发展则不无艰难。中国人第一次尝试自己拍电影是在1905年，比胡蝶的出生早了3年。这一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景丰买了一架法国造的手摇摄影机和14卷胶片，请来了著名京剧演员，“谭派”创始人谭鑫培，就在丰泰照相馆的院子里，由该相馆的照相技师刘仲伦摄影，拍下了谭先生表演的《定军山》片段，是为中国的第一部电影。

中国电影的真正起步则是在民国建立以后。1912年，上海南洋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美国人依什尔购得了成立于1909年的亚细亚影戏公司，他找到了与其相熟的美化洋行广告部的张石川，请他当公司的顾问，张石川慨然允诺。其实，张石川并不懂电影，“差不多连电影都没看过几场”，仅是“为了一点兴趣，一点好奇的心理”，才不加思索地答应下来。因为是拍影戏，自然而然地就联想到中国的旧戏，于是拉来了他的好友，对戏剧颇有造诣的郑正秋。就是这么一个偶然的机，使张石川、郑正秋步入了电影界，从而成为中国电影事业的著名拓荒者。

此时的胡蝶年方4岁，尚不大知道电影为何物，而张石川和郑正秋更没有想到这位远在京奉铁路某个小站上的叫做宝娟的小姑娘，15年后将要与他俩的拍片生涯结下不解之缘。

1913年7月，张石川、郑正秋等人组成新民公司，承包了亚细亚公司的全部摄片工作，很快拍摄了郑正秋编剧的《难夫难妻》一片。该片以中国旧式的封建婚姻为题材，描写了“从媒人撮合起，经过种种繁文缛节，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的全过程，以夸张和讽刺的手法，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的反人道和不合理。

1913年9月底，《难夫难妻》首映于上海新新舞台。此后，心系新剧的郑正秋离开亚细亚公司，一心从事新剧事业，此一去就

是10年。张石川则继续在电影业中摸爬滚打。

至20年代初，又有多家电影制片机构从事过拍片活动，经过10余年的曲折历程，中国电影始由短片走向长片。1922年，随着最早的三部长故事片《阎瑞生》、《海誓》和《红粉骷髅》的拍摄和公映，中国电影告别了它的童年时代，而这一年，胡蝶13周岁，已是一位婷婷玉立的少女了。

二、涉足影坛

电影的魅力

胡蝶自幼性格开朗，喜好新鲜事物，对传统的表演艺术很是入迷。由于常年跟随父亲在铁路线上奔波，在大城市生活的时间远远少于在乡间小镇，远离大城市的生活显得单调乏味，因而特别盼望节日来临。每逢中国传统节日，特别是春节，乡间小镇的娱乐庆祝活动则别有一番热闹和情趣。父亲对胡蝶是宠爱惯了的，因而逢年过节，父亲总是带着胡蝶穿行于大街小巷，只要附近什么地方有戏曲演出，特别是儿童最爱看的木偶戏、灯影戏之类，更是不会放过。这些走街串巷的民间表演团体，说不上有多高的艺术水准，所演的故事，也不外乎才子佳人、神仙童话之类，但仍让胡蝶着迷。她尤其钟情于灯影戏，灯光透过皮影产生的效果，几分夸张，几分虚幻，比起实实在在的真人或木偶来，胡蝶觉得有了更多的想象的空间。看着布幕上一个个活动的剪影，胡蝶在她那小小的脑海里，为他们添上了生动的眉眼口鼻，真是兴味无穷。当她第一次观看电影时，则更为电影所倾倒，神奇的电影令她兴奋不已。

1922年的一天，14岁的胡蝶坐在广州的一家电影院内，急切地等待着影片的开映。影院内灯光渐渐隐灭，银幕上亮出了两个大字：《海誓》。这是由上海影戏公司拍摄的一部国产故事片。^[2]

随着银幕上故事情节的展开，胡蝶的心被影片抓住了。年青

英俊但家境贫寒的画家周选青与美丽的妙龄少女福珠相爱了，他们互相盟誓，永远相爱，如有负心者，必蹈海自杀。但福珠却没有能经得住富有的表哥的诱惑，竟毁前约，允诺了表哥的求婚。当她与表哥在教堂中举行婚礼时，忽然良心发现，幡然悔悟，逃离教堂，复投奔画家。画家正伤心不已，见福珠前来，遂痛斥其见异思迁，拒而不纳。福珠想起所立誓言，掉头奔向海边，欲蹈海自尽以谢画家。画家在福珠离去后猛然惊醒，急追至海边，救起福珠，有情人终成眷属。胡蝶的心情随着剧情的变化而起伏，直到影片圆满的结局，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其实，《海誓》这部影片情节很落俗套，风格又很西化，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没有什么长处，但这些文明戏中常见的场景在银幕上显现出来，对于胡蝶这个14岁的少女来说，仍感到说不出的新奇，女主角的扮演者殷明珠也令胡蝶钦羡。在封建意识十分浓厚的当时，女子是不能抛头露面的，即使是在广州、上海这些风气比较开化的沿海大城市，女人登台演戏也还是不可想象的，在标榜戏剧革新新剧（文明戏）舞台上，所有的女角也无一例外的是由男演员反串，更不用说能把人的面部放大几倍乃至几十倍而使其毫发毕现的电影了。中国电影有史以来除了在1913年由黎民伟在香港拍摄的《庄子试妻》短片中，黎妻严珊珊饰演使女偶尔露了两面外（该片的女主角仍由黎民伟反串），一直没有女子敢于登上银幕，殷明珠是上海影坛最早的女演员之一，可谓开风气之先。

殷明珠于1904年出生于江苏吴江县的一个书香人家，其父是一位画师，在苏浙一带小有名气，但去世较早。其父去世后，家道中落，举家迁往嘉兴，不久再迁至上海。殷明珠就学于由洋人所办的上海中西女塾，饱受西方文化的熏染，学会了歌舞、游泳、骑马，甚至会开汽车，又生得美丽动人，被推为校花。她喜着洋装，又常摹仿外国影星装束。她在交际场中结识了但杜宇，应但